

播火者译丛
译林

沈雁冰 译文集^①

SHENYANBINGYIWENJI



译林出版社

播火者译丛
译民

沈雁冰 译文集

叶子铭 余斌 编

译林出版社

下 卷 目 录

地狱中之对谭·····	(英国)萧伯纳(1)
界石·····	(奥地利)施尼茨勒(6)
丁泰琪的死·····	(比利时)梅特林克(13)
结婚日的早晨·····	(奥地利)施尼茨勒(34)
沙漏·····	(爱尔兰)叶芝(54)
情敌·····	(瑞典)斯特林堡(69)
室内·····	(比利时)梅特林克(76)
遗帽·····	(爱尔兰)邓萨尼(92)
美尼·····	(以色列)平斯基(103)
海青·赫佛 ·····	(爱尔兰)格雷戈里夫人(112)
冬·····	(美国)阿胥(143)
巴比伦的俘虏·····	(乌克兰)乌克兰英卡(156)
盛筵·····	(匈牙利)莫尔奈(169)
路意斯·····	(荷兰)斯宾霍夫(187)
狱门·····	(爱尔兰)格雷戈里夫人(205)
爸爸和妈妈·····	(智利)巴里奥斯(213)
太子的旅行·····	(西班牙)贝纳文特(220)
社会主义下的科学与艺术·····	(英国)罗素(254)
安得列夫·····	J. 奥尔金(265)
霍普德曼与尼采哲学 ·····	A. 海里曼(273)

新德国文学	A. 费里波夫(282)
欧战给与匈牙利文学的影响	B. 佐尔内(291)
挪威现代文学.....	(挪威)博耶尔(296)
赤俄的诗坛.....	(俄国)米尔斯基(306)
新德国文学的新倾向.....	(德国)霍普特曼(310)
巴西文坛最近的趋势.....	(美国)古尔特倍格(314)
南斯拉夫的近代文学.....	斯塔诺伊维奇(318)
现代的希伯莱诗.....	希普利(328)
俄国文学与革命.....	奥内尔(337)
文艺的新生命.....	(丹麦)勃兰兑斯(342)
关于“烈夫”的.....	罗皮纳(345)
关于萧伯纳.....	(苏联)卢纳察尔斯基(351)
现代荷兰文学.....	(荷兰)J. 哈恩铁斯(361)
莱蒙托夫.....	(苏联)勃拉戈伊(375)
散文的“喜剧的史诗”.....	(英国)菲尔丁(380)
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	(美国)史沫特莱(388)
十二月党的诗人	李倍寔夫·波尔耶斯基(395)
新偶像、市场之蝇	(德国)尼采(400)
广义派政府下的教育.....	(407)
巴苦宁和无强权主义.....	(英国)罗素(409)
游俄之感想.....	(英国)罗素(423)
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	(447)
美国共产党党纲.....	(450)
共产党国际联盟对 I. W. W. 的恳请	(456)
一封公开的信给《自由人》(月刊)记者	
.....	(英国)勃拉克女士(472)
共产党的出发点.....	霍格松(483)

国家与革命·····	(苏联)列宁(487)
俄国的新经济政策·····	(苏联)布哈林(494)
让我们做和平的兄弟·····	(罗马尼亚)玛利亚王后(503)
现在妇女所要求的是什么·····	戴维斯女士(506)
历史上的妇人·····	(美国)沃德(510)
爱情与结婚·····	(瑞典)爱伦·凯(520)
女子的觉悟·····	海尔夫人(531)
两性间的道德关系·····	(英国)格迪斯 托姆森(545)
二十世纪后之南极·····	(555)
时间空间的新概念·····	(563)
关于生命现象本质的新理论·····	(法国)里希特(568)
编后记·····	(571)

地狱中之对谭*

(英国)萧伯纳

此为 George Bernard Shaw 所著之《人及超人》*Man and Superman* 中“唐西恩在地狱”*Don Juan in Hell* 一节中之一段，易取今名。Bernard Shaw 为英之杜柏林^[1]人，生于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为现存剧曲家之最有名者，平生著作等身。而《人及超人》一剧为其诸作中之代表。所谓“A philosophy and Comedy”“哲理合喜剧”者是也。本篇所摘一段，尤为是作之结晶。*Don Juan in Hell* 一节凡有脚色四：一唐西恩(Don Juan)，一恶魔(The Devil)，一石像(The Statue)，一亚娜(Ana)，则石像之女也。全节所言，大率为说明天上之冥想之乐，及人间世之惨酷，而又昌言世人对于地狱之误解，以为人间乃真地狱耳。是篇仅摘译关于人间世之惨酷一节，其前所纪天上之冥想之乐及后所言地狱误解云云者，皆舍之。读者即此，已不难见 Bernard Shaw 所抱之主义矣。其嫉恶战争之情，畅说无遗；尤足为当今之好战者下一棒喝。氏所著其他名著，如 *Mrs. Warren's Profession*, *Major Barbara*, *Widower's House*, *Arms and the Men*, 等^[2]，皆非常有声于时。

亚娜 唐西恩，天上除了“冥想”，就没有东西了么？

唐西恩 我在天上找过了，竟没有别的可乐。可是老天自有他的

* 本篇初刊于《学生杂志》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5日)，署四珍译。原作者 George Bernard Shaw，通译萧伯纳(1856—1950)，旧译伯纳·萧，英国戏剧家。他生于爱尔兰首都柏林的一个公务员家庭，20岁到伦敦从事音乐和戏剧评论工作，1885年开始戏剧创作，一生共写了51部剧本。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曾到中国访问，在上海与宋庆龄、鲁迅等会面。

工课,就是帮助“生活向上挣”是了。你不想么?“生活”自己无知识,瞎了眼,是多么浪费自己呢?是多么撒散自己呢?是多么毁坏自己呢?“生活”定要个脑——他的力量不可抗——可是因为他自己无意识的利害,所以连脑也弄糟了。诗人曾说,“奇怪得很哪!人这件东西!”哦!但是冤透了,也是人这件东西!我们现在有最精巧的机器(指身),可是被“生活”管了去。我们在世界上的活动物中算是最强的了,也算有机体中最有知觉的了,但是他的脑呢?多少不幸!“愚笨”呢。简直被劳苦和贫困的现形活逼着,变成了残酷和卑鄙了。“理想”呢,情愿咬紧牙齿饿死,不要见这种现形,竖起了幻想的大屏风,把现形遮住,自称自聪明先觉。他们自己相骂,“愚笨”骂“理想”是呆子,“理想”骂“愚笨”是无意识。然而呢——咳!咳!“愚笨”是全知识的毛病,“理想”是全聪明的毛病。

恶魔 他们两方面都混杂不清的很。我不是说过的么?要是人的理性都是只顾自己,那就比什么野兽都兽性些。漂亮的肉体总得有一百个生胃病的哲学家的脑袋子来配他,才对呢。

唐西恩 你又忘了那没脑子漂亮肉体的经验了。那比人大的不可计量的东西——随便那里都较人利害。除了脑,——活过的都死了。古代的大懒兽(Megatherium)、大鱼龙,开一步有七里多长。张张翅膀,就乌云也似的遮掩了太阳。这种东西现在到那里去了?博物馆的化石,不过表见他们千万分之一罢了。若有了一个牙齿和一块小骰骨儿,那就比一千个兵还值钱呢!这些东西从前活过的,而且也想永久活的,但是因为缺少了一个脑,不知道达到目的(即活也)的法子,所以到底毁坏了自己。

恶魔 那么你看那自夸有脑的人,敢是少毁坏了自己么?你近

来没有到世间去走走么？我倒去过了。我也把他们奇怪的发明品考究过了。老实告诉你罢，养人的法子，一件也没有发明。杀人的法子，倒连老天公也给他们打胜了。老天公所有的什么瘟疫呀，饥馑呀，种种杀人利器，他们全会用化学的力量，用机械的力量来制造了。我今天到一个乡下人的家里，我看他喝的吃的，可就不是一万年前他祖宗喝的吃的么！我看他住的房子，还不是一千世纪落来的旧式子么——倒不及时髦女人的小帽儿几礼拜就换个花样——（或译为“我再看他们住房的式子，恐怕一千世纪内的变化也没有那时髦女人的小帽儿在几礼拜内变化得多呢。”）但是这乡下人出去杀人的时候，可就大不同了。他拿了绝精的枪械，只消手指儿一触，便教蕴藏在里面的分子力一齐发作。他们祖宗用的什么标枪呀，箭呀，弓呀，早成了历史上的名词，不知那里去了。再看人对于和平的本事，简直是个笨伯。我到过他们的棉花厂，以及诸如此类的厂。我看他们用的机器，贪狗也会发明；倘然狗不要食物，也要钱了。我知道他们有那咕咕咕咕的打字机，有那怪难看的火车头儿，有那麻烦噜苏的脚踏车儿。将这些东西和什么麦肯心机关枪呀，什么潜水艇呀一比，只好算一种玩意儿罢了。总之，人类的工业机械，除了赚钱和省力之外，便没有旁的意思了。人类的心是在军器上面，你替他们极力吹的“生活”的势力是“死神”的势力罢了。人类是用破坏手段来献他的本领。什么是他们的宗教哪？恨我（恶魔自指）的将来做口实罢了。什么是他们的法律呢？绞死人的将来做口实罢了。什么是他们的道德呢？清品！只会耗费不会生殖的将来做口实罢了。什么是他们的美术呢？不过欲遮掩他喜欢看杀人图画罢了。什么是他们的政治呢？不是崇拜专制

魔王——因为专制魔王会杀人——便是崇拜议院内的厨子打架。我新近费了一夜工夫、在某某著名立法院里参观过，听见锅子演说釜子的黑（按此句之意，谓议院中各党之高下，真如一丘之貉，犹锅子与釜子皆黑，而锅子偏要说釜子之黑也）。听大臣来回答他们的质问。我出来的时候，取粉笔在他们门上写了一句俗谚道：“你不要问，你也听不到谎话了。”“Ask no questions and you will be told no lie”（按此句之意，承上文大臣回答质问云云而来，意谓大臣因问而答者，皆谎话也，除非不问，方无谎话也。）我买了本六辨士的家庭杂志一看，见中间画的，都是青年人决斗打架的图画。我见一个人死了。这人是伦敦的搬砖苦工，有七个孩子。死了之后只剩下了十七镑的私蓄。一场丧事，就给他妻子化得精光。……你知道死这一个字，是人类听了最动心的，……（此处即言人类厌恶地狱之由）最高式的文字便是悲剧。悲剧里的脚色，那一个不是到底儿被人谋害？你不见古史上尝说地震和瘟疫么？这时候正见得上帝权力之大，人的小。到了现在，却变成了战争的史纪了。战争的时候两个肉体拿着枪炮对打，这一个被炮子打着，炸成几块；那一个还放了马冲过去，踏得粉碎（按：此指冲锋陷阵时之情形）。这时候便见得国家是尊严，牺牲者（指战死之人）是不值钱了。在那胜利的当儿庆祝起来，百姓们满街乱跑，欢喜得乱叫，擗掇政府化了几百兆的金钱做杀人的代价。要是在太平的日子啊，就是极有权力的大臣，也不敢多化半个儿钱去赈济贫人，去防备瘟疫。像这些事情，举一千例个给你看看也不难，结果都是一般。可知这支配地上的权力不是“生活”的权力，却是“死”的权力。那跟着“生活”使人能努力做一个人的脑子，骨子里的用场，不是要使“生活”高

了些,却是要使“毁坏”的手段更强一些。瘟疫、饥荒、地震、暴风浪这种杀人的东西,还嫌他不爽利,麻木不仁;老虎和鳄鱼吃了几个人就会饱,也不中用;一定还要一件破坏力量更耐久些更残忍些更猛烈些的东西,那就是“人”了。那就是发明天平(刑法用的天平),发明炮烙,发明勒洛(断头台),发明电力斩首机,发明刀、枪的“人”了。也就是发明那甜蜜蜜的名字,叫什么正义呀,义务呀,爱国呀等等的人。自有了这一种制度,便是那聪明一些的人,本来有慈悲心肠的,归根反变了个破坏中的尤破坏了。

* * * * *

[1]杜伯林 现通译都柏林,爱尔兰首都。

[2]*Mrs. Warren's Profession, Major Barbara, Widower's House, Arms and the men*, 分别为《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鳏夫的房产》、《武器与人》。

界 石*

(奥地利)施尼茨勒

奥国的文学家,总算上 Arthur Schnitzler。人家说他是纯粹的维也纳派剧曲家,犹之乎法国的 Anatole France^[1]是纯粹的巴黎式一般。他的文学著作,要算剧本最出色,他是个严厉的批评家;他的剧,只将人生的一二面拣出,用最清楚最斟酌的字,极高妙的艺术方法来表现出来。

这篇是他的七篇短剧总名 *Anatol*^[2]的,中间的一篇。是讲男女关系的。他关于男女问题的著作,多半是说爱情是靠不住。这篇的命意,大致和 Strindberg 的 *Love and Bread*^[3]差不多,不过说得更赖皮些罢了。

雁冰记

剧中人物

爱密丽安 阿纳托尔

布景

爱密丽安的起坐间,装饰雅丽。微明。窗子开着,从窗子里望得见外边的公园;一颗树的顶,生满了叶,刚遮

* 本篇初刊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年8月28日),署奥国 Arthur Schnitzler 原著,依 Grace Gsabel Colbron 英译本 1917,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Gne 印本,冰译。Arthur Schnitzler, 现通译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戏剧家、小说家。

住窗洞。

爱密丽安 啊，啊——竟在这里找到你？——在我的写字台面前？

你做什么啊？搜抽斗么？阿纳托尔！喂！

阿纳托尔 我照我权限办，——我已经发见，我做这个做的不差。

爱 算了，那么你倒底找到了什么呢？你自己的信。

阿 这又怎么说呢？

爱 什么呀？

阿 这两粒小宝石——一个是红宝石——那个是黑色的——我觉得这两个眼生——我没有给过你这两粒。

爱 不——我是——忘了。

阿 忘了？这两粒仔仔细细的藏在最低抽斗的角里呢。你何苦撒谎，不能立刻说个明白，忏悔一下，和说明其余的宝石一样么？——啊哈，你现在不说了？这种平常的怒气——凡是人心里怀着罪，便很容易叫他不响。我再搜搜看——你其余的宝贝都藏到那里去了？

爱 我没有别的了（阿纳托尔刚抽开别一个抽斗）请你不要搜了——我赌誓给你听，我再没有别的了。

阿 那么你要这个为什么——为什么？

爱 那是弄错了——也许。

阿 也许？爱密丽安，我决定娶你的那一天的前一晚，我相信从前种种都已抹去了，——一切都去了。我和你同把那些信，扇子，以及其余许许多多的小物件都聚起来，因为他们能够叫我想起来我们未遇以前的事情，所以我和你都把们丢在火里了。你的手镯，戒子，——和耳环——我们都丢了，有的从桥上丢到河里，有的从窗子里丢到街上。你跪在我面前，你赌誓给我听——“什么都过去了，都没有了，我在你的臂上，我方晓得恋爱的真意义是什么。”我很信你——自然，女人们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总是

相信的，从那个叫我们快活的第一个谎话起！

爱 我再赌个誓你听——？

阿 这济得什么？我统统明白——我统统明白你了。你扮得多少好！你那天立在火炉面前，看那些字条儿，丝带儿，和许多小物事从火焰里飞起来，你好像已经把从前的污点一一洗去了；那一天我和你从桥上走过，把你那付值钱的手镯投入河里的时候，你靠在我臂上抽咽。那时的眼泪是清净的眼泪，——是悔恨的眼泪——但是究竟不过是套笨把戏罢了！你不见现在都没用了么？——不见我仍旧不信任你么？——不见我搜的一点不差么？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能辩护自己？

爱 要是你存心丢我——

阿 我不过要晓得这粒石子的意思呀？我要晓得你为什么保存这两粒。

爱 你不再爱我了罢？

阿 我要晓得实情——爱密丽安，实情——

爱 说什么呢？你反正不再爱我了呀？

阿 你只说实情，那——那一定有可以使我谅解的地方。爱密丽安，我不愿把你看做极坏。

爱 那么你饶恕我了？

阿 你先得告诉我这两粒石子是什么来历。

爱 告诉了，你就饶恕我了罢？

阿 我要晓得你为什么保存这颗红宝石。

爱 那么你静静儿的听我说么？

阿 是——你说呀——

爱 这红宝石——本来镶在一个金坠子上——后来掉了下来——

阿 谁给你这金坠子？

爱 我并不为此而保存的——我带这坠子在，——在某日——在一根链子上——带在颈脖。

阿 到底谁给你的？

爱 这都无关紧要——我瞧，是我母亲罢。你想，倘然我真是那你所想像的坏东西，我只欲对你说这是我娘给我的，所以我保存，——那么你也就信着了。但是我所以要保存这红宝石，因为他是在某日掉了出来的，——那一日的纪念——我是极看重。

阿 讲下去。

爱 啊，谢天谢地我能够告诉你。你听得我说我妒忌你的头一次恋爱，你不笑我么？

阿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爱 但是这个纪念是很有趣的，好像就是这种不快意事可以安慰我们——而且——那一天我极看重，因为这是第一天我知道——这情绪(Emotion)——这感情(Feeling)现在叫我恋着你。啊，信了我，一个人一定要知道如何恋爱，如何恋爱，和我爱你一般。倘然我们碰见的时候，恋爱的味儿还是新嗜着，我们也许不注意的就走过了。不要，你不要摇头，阿纳托尔，这是真的，你也曾这样对我说过。

阿 我，我亲身？

爱 你说。这样最好，我们俩等欲望高到极点的时候，自然不得不成熟。

阿 是了，这是一种安慰手段罢了，我们和堕落的女人恋爱，常常用这种话。

爱 我很坦白的和你说也是为此，这粒红宝石便是我纪念那一天的纪念。——

阿 哦，说呀。

- 爱 我所谓那一天，你总该明白，就是那一天——我还是个笨小女孩子——只有十六岁。
- 阿 我还记得他倒有二十岁了，又长又黑么？
- 爱 (做态度)我记不起了。吾爱。可是我倒记得那树林子，围住我们，像在那里议论——还有那灿烂的春色，在树顶上笑。不差，我还记得一条太阳光，偷着从枝叶里射下来，射在一朵黄花上。
- 阿 那一天我们还没有见面，那一天你不是我的，——你不咒骂那一天么？
- 爱 那一天恐怕倒是作成我们。呸，阿纳托尔，我不骂那一天，我也不好意思说谎给你听：说我是咒骂那一天。阿纳托尔，我恋爱你，好像我从没恋爱过人似的。——又像你也从没被人恋爱过似的。任凭我从前有过许多经验，但是和你一接吻之后，这许多经验立刻都失了价值。——我从前认识的人，一个也不留在我脑筋里——所以我也很不必记得那个叫我成为妇人(意即变处女为妇人)的人了。
- 阿 那么你倒像是恋爱我了？
- 爱 我现在简直连那人的模样儿都记不起了——我简直当着面也不认得他了。——
- 阿 但是到底是在他的臂上，开你恋爱的第一幕，——这是他心窝里的热，到你身上，惊醒你的姑娘梦，变成个妇人——你不见得连这些统统忘了罢，你忘了么，快活精？你难道不见这种忏悔弄得我多少狂？——你不见你已经把过去种种，都叫了回来么？——这叫我重新想起：你可以在心中想像别人的亲嘴，你闭了眼挨在我臂上的时候，你可以见那些不是我的脸子？
- 爱 啊！你真误会我极了！倘然你以为我们必须分手，那，你

是不错的。

阿
爱

我现在须不误会。

啊！会说谎的女人真运气！你们男人，都受不住真心话的。况且这还是你逼着我说的——你发下誓，说：只要说了真话，一切都不问。我，我呢，——什么事情都说了出来忏悔，我屈伏在你跟前——我当你面喊，“阿纳托尔，我是个堕落女人，——但是恋爱着你。”人家不肯轻易说的讨饶话，我一句一句从嘴唇里放出来。我对你说：“阿纳托尔，我喜欢奢华，我是放荡惯的，躁脾气的，我曾经卖过我自己，把我自己丢了——我不配你的恋爱。”你还记得么？你第一次亲我手的时候，我还是这样说来？我很想避开你。因为我恋爱你；但是你逼着我，你求我的恋爱。我不许你，因为我不要带累我最爱的人，声名有损。——喂！——我第一个恋爱的人——但是你取了我，叫我做你的，我哭，——抖——你把我抬高——我已失的一切东西，都弄回来。我在你臂膀里，我始变成从不曾有的我，——清洁而且快活——你是个大量人——你肯恕人——但是现在——

阿
爱
阿
爱
阿

现在？

现在你又赶我走了，因为我和别的女人一般。

不是——你不一样。

（很温柔）我怎么办呢？我丢了这红宝石如何？

我没有你所想像的那样大量，我的肚肠是窄的——丢了这红宝石罢。（他对这宝石看）这是从金坠子上掉下来，——掉在草里，——在一朵黄花下面——一条太阳光射在上面，——这宝石使放光彩。（不响好一歇）来，爱密丽安，外面天色也黑了——我们到公园里去走走么？

爱

不怕太冷么？

阿 哇，不会——已经很有春气了。

爱 听你喜欢，吾爱。

阿 那么这粒，这粒宝石呢？

爱 哇，这个——

阿 是啊，这粒黑的——这是怎样呢？

爱 你知道这是那一种宝石么？

阿 那一种呢？

爱 （露出又骄又贪的神气）这是一粒黑钻石。

阿 （立起来）哇！

爱 （仍旧对着宝石看）这是稀罕的。

阿 （勉强忍住怒气）那么你又为什么——为什么藏起来？

爱 （仍旧对这宝石发呆）为什么——这要值二十五万呢。

（阿纳托尔微微呼一声，取石投入火中。）

爱 （狂喊起来）你干什么？（立刻跪在火炉面前，抢了火叉，万分着急的在炭火堆中找那宝石。）

阿 （立着看爱密丽安，爱密丽安全神注在炭火堆里，简直将阿纳托尔忘了，爱密丽安两颊急得发红——阿对爱看了几看，然后很镇静的说道，）贱货！（走出去了。）

* * * * *

[1] Anatole France 阿纳托尔·法朗士，法国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2] Anatol 《阿纳托尔》。

[3] Strindberg 的 *Love and Bread* 斯特林堡的《爱情与面包》。